## 旧车

林原背着旧书袋走在雪地里,看着越来越近的小巷心里愈发不是滋味。夜风呼呼地刮过光秃秃的枝干打在脸上,似捱了一个耳光一样的生疼。

"你爸今天住厂子里不回来了,你吃完饭就去写作业去,功课不许落下了。" 母亲将林父的饭放进食盒里,便要出门去厂子。家里的灯有些暗,却将林原的那 双红眼圈照得分明。钟表机械地转动着,每一下停顿附着林原的心跳清晰可闻。

"考试没考好?回家都晚了两个钟头,再不回来我还当你丢了!"她带着那副惯有的严肃面孔看着儿子,声音也十分尖锐,一个字一个字地钻到了林原耳中。 "我……我自行车丢了,我在学校找了好久,没找到。"他说话断断续续,已然怕得不成样子。听到这里,林母手中的盒饭不知怎的竟跌在地上,青菜米饭洒了一地。"你没锁吗?你没锁车子吗?"母亲慌得不行,又急又气,须知自行车在这个时候是多难得的物件,是说说丢就丢的东西吗?一定是有人推错了,一定是!她这样想着,一把将林原拉了过来,急忙出门而去。

漆黑的夜里淹没了两个风风火火的背影,路灯照着茫茫一片的雪地。深深浅浅的脚步铺了一道,肃杀的寒风伴着万家灯火不停地打转,邀着久违的白雪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黎明。

母亲的双手冷得像块冰石头,还在扒着车棚里的积雪,粗糙的表皮上融着雪水,眼睛还在期待着下次扒开的是自家的车子。一次次的失望看起来并没有打击到她,反而更加激励着下一次的行动,厚重的棉裤磨擦着发出"嘶啦"的声响,半旧的棉鞋早就湿透了,踏在结冰的路上仿佛没了知觉。"妈,咱们回家吧!找不到了,这些地方我都找过了,都没有。"林原也不知该说些什么,丢车子的念头在脑子里落地生根,心里也没再期待什么,只能一昧地劝母亲回家,而母亲却充耳不闻。

林原反复搓着双手,不停地往里面哈热气,眼里遍布着红血丝。他背对着母亲,眼泪无声无息地淌进了雪里,一滴又一滴。他往北走,那是回家的路。"小原,妈再找两个车棚就回去了,要不然心里真不好受。"那话说得极委屈,仿佛她才是丢车子的罪魁祸首,母亲看了一眼儿子的背影,心里酸酸的。去年年底,她信誓旦旦地告诉儿子,只要考了全校第一她和老林就会给他买辆自行车,而真

当儿子考到了全校第一的时候,她却从修理场推回来了半个废车。林原的眼睛从满怀期待到暗淡无光,只隔了一霎那。

天渐渐亮了,母亲不知道这漫长的黑夜自己是如何度过的,在慢慢认同丢车子的事实后,她猛然想起昨晚她没去给男人送饭,他定是要饿坏了。而对于儿子,似乎要好好打他一顿出出气,她狠狠地拍了下大腿,像是很认同这个念头,可是脸上却满是心疼。太阳渐渐升起来了,金色的阳光洒在地上,暖洋洋的。她看着前面那个推着车子的人,像极了儿子。而那车子充满了陈旧感,老套俗气的黑漆搭着磨损失灵的闸皮,俨然是件"老古董"了。

## "咋找回来了?"

"妈,咱们家的自行车太破,没人偷。"他笑着对母亲说,眼泪就那样肆意 地流了下来。母亲也是那样看着他,似是喜悦又似无奈地点了点头。他载着母亲 回去,用他亲手扔在桥下的车子。从对它最初的厌弃到现在的接受,只相差了一 夜。这夜很长,长到母亲走了十几里路,找了十多个车棚;这夜很长,长到让他 犯了过错又匆匆弥补,还好来得及。

母亲在后面搂紧林原,好好地眯了一会儿。